

# 听顾振乐谈嘉定往事

■曹正文

六月的上海，初夏之风轻拂，我去武夷路煜王苑拜访103岁的书画名宿顾振乐先生。想不到我一叩开门，百岁老人顾振乐已认出我，说：“米舒，你十一年前来过我家。”

光阴似箭，十一年前即2007年，我曾去访问过顾振乐老人，他不仅为我题写了“读书乐”三字，还送了我一幅菊花松树图，并上书九十三岁题。去年我已把顾老赠我的那幅字画捐献给上海儿童博物馆。日前，书画家吴友琳与书画评论家顾建明去上海儿童博物馆参观，将此事告知顾振乐先生，顾老便说，他想去上海儿童博物馆看看。我心知百岁老人出外，有点不放心，便决定先上门访问，再定时间。

与顾振乐老人交谈，实在是件愉快的事。顾老于1915年6月生于嘉定，今年6月，正好是他实足103岁。于是，我便与他谈起嘉定往事。顾老先从自己的家世说起，他的曾祖父名叫顾晓园，其祖父顾佳士，其父顾伦先，顾家是世代书香门第。

顾振乐幼年在嘉定小城一私塾“安顺堂”内读书，因他天性迷恋图书，稚童时看到书画作品，就跪在书画前，用手比划，让其家人为惊喜，顾振乐稍稍长大后，就对书、画、印入迷。顾振乐又说：“因其父母在上海做生意，自己从小由其姑母顾姨娥带大。”他回忆起当年在姑母指导下，在大青砖上练习写字，无论严寒酷暑从不停息。他说罢，又在纸上写了他曾祖、祖父、父亲与姑母的名字，还写上翟树宜与赵梦苏两人名字，说：“这是我日后学习书画的启蒙老师。”

听顾振乐先生介绍，他在少年时经翟树宜与赵梦苏两位大书画家指点，开始认真临摹民国书法家童星录写的《星录小楷》，他到上海后又拜张石园为师，与师兄方去疾、单晓天一起切磋书法金石技艺。

谈到嘉定老宅，顾振乐侃侃而谈，他说曾祖父在嘉定东门买了一所四井的宅园，大厅上有上百个平方米，家中有红木家具，还有一个后园，推窗可以望见秋霞圃。他记得柴房内有个竹箱，箱内有许多手抄本，他很想读竹箱中的书。他又



说，他是小学五年级时开始练习书法的。

嘉定的人文风情，对少年时代至青年时代的顾振乐颇有启迪，他22岁那年与南翔女子巴本珍喜结伉俪，不料这一年日本人在1937年7月开始围攻嘉定，当时22岁的顾振乐与其新婚妻子巴本珍匆匆逃离嘉定。到上海后，在金陵东路上租了两间房，由于行色匆忙，许多字画书籍仍留在嘉定，他为之痛心。

除了书、画、印，顾振乐还迷恋中国古典诗词，他当即吟了两首唐诗，一首是初唐诗人贺知章的七绝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”另一首是中唐诗人张继的七绝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他说，他不仅记得许多唐宋诗词名句，自己还写了不少格律新诗。

顾振乐老人身在上海，心系故乡嘉定。他说当年祖上老宅，已在上世纪50年代捐献给国家，但他在嘉定读书与求学书画的过程，对他一

生影响很大，嘉定的情结与风情也让他怀念了一辈子。顾振乐现为中国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师，西泠印社社员、上海文史馆馆员，目前已成为上海书画界辈份最高、身体最好的书画篆刻家之一。他说起自己能健康长寿，那应归功于宽容、自信。由于他从小孝顺父母，其子女也对顾振乐老人十分孝敬，三年前，其妻巴本珍去世，现在他的两个女儿尔玉与小玉轮流来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饮食。其子顾燎原则每天来父亲家一次。对此，顾振乐老人莞尔一笑，他说：“我住在四楼，没有电梯，每次外出，尚能自行上下楼梯。”这让我大为惊喜，顾老住宅没有电梯，对于103岁的老人行走在狭窄的走道上，实在不易。我二十多年来，拜访过不少鲐背老人，但“仁者寿”的顾老是我见识过的真正的“健康老人”。

我与他访谈半个多小时，顾振乐老人神态生动，手势灵活，他73岁的女儿顾尔玉在旁一一拍摄，生动记录了我与这位百岁老人的访谈过程，不亦乐哉。

## 被拔了牙的蓝青峰和迷了路的姜文

《邪不压正》首映后，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论调，其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将其称为抗日闹剧，这不仅打了姜文的脸，也打了中国观众的脸。

事实上，《邪不压正》既不是“抗日闹剧”，也不是《一步之遥2.0》。《一步之遥》是肆意张扬的，很多人以为只差“一步”就能看懂，殊不知和姜文心中所想差着十万八千里，这是姜文的“亲密影像”。

姜文从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就开始做影像风格和叙事结构上的实验，到《一步之遥》进入巅峰，他终于明白了观众还是看不懂，所以这部新作他设置了极简的剧情线索，和一目了然的正邪二元论，把名字也给改成了小孩子都明白的“邪不压正”，但如果这样拍，即使最后票房再好，也并不是他想要的。他想玩，他想好好地玩，于是他索性跳进了影片里面，化身成了蓝青峰。此蓝青峰绝非《侠隐》原著中的彼蓝青峰，这里面的蓝青峰更像是姜文自己，表演上他用很夸张和放松的状态来诠释这个人物，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举止都近乎于生活中的姜文本人。如此看来李天然复仇反倒成了“中规中矩”需要完成的任务而已，蓝青峰的遭遇，才是解读《邪不压正》的关键。

蓝青峰是个“讲究人”，刚出场的时候正好

到底在哭还是在笑。姜文借助团队意图操纵观众的视听感受，而他自己要做的就是享受这场民国梦，就像他在中国影坛一直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，这多好玩啊！

但是童心未必能成事，这场“放飞自我”的大秀在观众看来仍旧是难以融入的，而且特别纠结。一方面它向着《让子弹飞》的酣畅与直接靠近，另一方面它又向着《一步之遥》作者化的表达聚拢，观众和蓝大爷一起夹在两方当中，开始了一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拉锯战，整个观影过程显得特别拧巴。最后的结果也因人而异，能被姜文争取过去的观众觉得片子还不错，又浪漫又畅快；没被争取过去的自然会产生“烂片”“抗日神剧”之类的感觉，但姜文也不在乎这些是非，从他跳到故事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部电影的“玩乐属性”，自己玩开心就好了，何必在意别人怎么看？

现实中的姜文和影片中的蓝青峰，都是迷了路的人，蓝青峰一步走错，差点送了性命，而姜文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也渐渐摸不清自己的方向，他要为自己的童心与勇气付出代价，倒不至于送命，但需要面对更多的非议，做更多自己不想做的事……

中学时代某个闷热的下午，同学阿赵引我去他家做客。巨鹿路同福里，序列感十足的石库门，切割出了纵横交错的弄堂。楼梯，在每个单元的北侧中轴，带我们螺旋而上，穿越忽明忽暗的氤氲光线、穿越若有若无的蚊香烟气。三楼，门本来敞着，赵父脊背笔直，穿一件白色汗背心迎门而坐，或因脂肪欠丰，那件白背心有些空空荡荡。老人脸颊清瘦，双眸极亮，没有刮脸，头发和胡茬一律是白白地硬着。一只酒杯立在桌面，两碟小菜已记不清面目。

几乎没有太多客套，话题就落在玻璃器皿上，赵父大赞德货品相，并告诉我们德国玻璃制品的底部一般隐隐可见“IC”两个字母，那就是德制的标志。老人一边啜着散装的五加皮，一边已然重返使用德货的那个泛黄岁月，也就是作为级别仅次于黄杜的上海滩大亨的后人，赵父又一次陶醉于那段如梦似幻的日子。他记忆中的视频，在大幅倒带后开始亲切回放。老人眼神迷离，兴奋的汗珠从高阔的脑门上滋滋而出，一切都幻变得有滋有味起来，杯中的残酒，仿佛已能咂出路易十三的至尊甘醇。赵父滔滔不绝于往事的陈述之中，而他的话语，在家人耳畔必然是千百次的循环重复。我的同学阿赵丝毫没有要阻拦父亲絮叨的意思，他也不在乎第一次上门的同学或许会见笑，父亲的快活，显然是阿赵要的一种时刻，阿赵用一把母亲用蓝色布条滚过的芭蕉扇，替父亲缓缓扇着。老人的一生也实在太折腾了，步出囹圄之后，就有点酒精依赖了。对这位原来金都大戏院的少东家、现在两手空空的酗酒者，赵家母子给予了大尺度的包容，这种包容，是声声叹息中极不寻常的忍耐，其中透出的温润，是对命运悲凉的无奈抵御，也决不是家家户户都能炮制的市井情怀。

那天，出于对亡父的缅怀，阿赵给我了上面这张照片。我第一眼看去，先是笑了，看着看着便无论如何再也笑不出来。唯留赵父，在照片里孩童般地向我们牛气地笑着。老人家殁于2008年，享年86岁。



面  
之  
缘

郭峰